



袅袅炊烟忆故乡

——读《一个人的村庄》

□ 刘臻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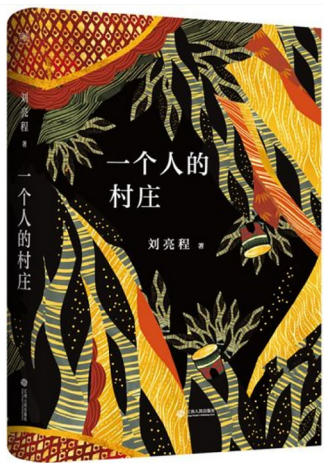
刘亮程所著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，我读了又读，此书让我想起魂牵梦绕的故乡。

全书共分为三辑，第一辑是“人畜共居的村庄”，第二辑是“风中的院门”，第三辑是“家园荒芜”，对于乡村的原生态乡风、乡情、乡音进行了合理的剪裁和艺术加工，半虚构、半实录，读来令人感觉美不胜收。

其中，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篇《炊烟是村庄的根》。村庄里，原本关系熟络的两家，偶尔会因为琐事发生些小摩擦，干脆闭上那扇冰冷的门，闷气不说话。中午做饭时，两家灶房上的炊烟调皮地缠绕在一起，打了个姻缘结。两个小孩见了，再聚在一起通个气，这消息便传遍了两大家子的耳朵，冰冷的门不知何时打开了，两家子的声音也交融到了一起。

这便是关于炊烟的美妙之处，现实在浓缩的书中世界里再现了出来。正如书中所说，“如果刮一阵风，全村的炊烟像一头乱发纠缠在一起”，而村庄里的人，也熟络有加，因而这个比喻实在是生动形象极了。

书中还有一句：“一个人回来，和一粒尘土落下，是一样大小的事情。”对于这句话，我深有体会。小时候，爷爷奶奶在农田里忙碌时，我从不只顾着独自玩乐，也会跑去分忧。奶奶倒是身体健朗，爷爷的腰不太好，身形本就佝偻，不能弯腰去做一些重活儿。起初，我帮助奶奶割菜，只割菜的中上半部分，奶奶说：“这不行，你得往根上割，连同根一起割下来。”我试着左手用力，将根拽出来，再右手挥舞着铁器割下去，但是又失了力道，大概割个五六次才能完全割下来，而且割得参差不齐，十分难看。但久而久之，我便也慢慢地做成了“熟练工”。黄昏时，我和爷爷奶奶一道，走在那条扭曲不平的小道上，温暖的光照耀在身上，我



们仨成了“回来的人”。

斜阳倾泻着最后几分暖意与阳光，懒洋洋地照射在我的身上，让我倍感暖和。我尝试着和种地回来的邻居们打招呼，他们也热情地回应着我。空气中有微小尘粒，在透过树叶缝隙照射的阳光里舞蹈，我忽然感到，乡村里的闲适与真诚，是如此动人。我们渺小，却充满温情。

书中还写道：“树会记得许多事情。”也许对于作家而言，那些树记得的事辽远而空旷，而我手心里正抚摸着的这棵树，记得的事却充满了童真和欢乐。一阵风吹过，它舞动树干，发出“沙沙”的歌声。

这本书最打动我之处，可能就在于它的记录之真实。它总能唤醒我儿时村庄时的记忆，令我怀念那个美好而又离我渐行渐远的故乡。《一个人的村庄》于我而言是一本写实却又奇幻的书，它打开了我通往故乡的大门。当我走进之后，阳光耀动，在经历了茶的苦味之后，便成了一段又一段甘甜、淡雅的梦境。

村庄里的炊烟、树、麦子和动物们让我那么清楚地看见我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，而是和诸多事物在感情与思绪飞扬的网里连动着。感谢《一个人的村庄》，让那个记忆中的村庄，如此立体又鲜活地重新立在我的手边，令我怀念，令我留恋。

祖父与旧时光

□ 王晶



周末，来到书房翻寻资料。不经意间，最高层的格子里探出红黄的色彩。心念一动，我搬来椅子，将它小心地取下。

是面人。

我轻轻吹掉它身上的灰尘，仔细端详。

是齐天大圣的造型，腾云驾雾。红色的袍子，衣上的褶皱拿捏得极好。眉目炯炯有神，手提金箍棒，流露出几分不羁的神态。

记忆中有个身影渐渐浮现出来。祖父真是神奇的人，好像什么地方他都能找到。年幼的我常常与祖父漫步于长长的街道，流转于各种各样的店铺前。往往黄昏回家时，我的手中总会多出些小玩意儿，或棉花糖，或糖葫芦。有时遇上画糖画的老人，祖父还会买个糖画给我。

这齐天大圣的面人，便是那时祖父买与我的。

黄昏微醺，云朵半醉，整条街道都漫上了迷人的色彩。祖父牵着我的手，慢慢地向着家的方向走。我就是在这时看见捏面师傅的，他坐在不起眼的一隅，缓缓地收拾着东西。车架上放置的面人一下子吸引了我，我放开祖父的手向前冲去。

祖父跟在我身后不紧不慢地踱来，两个老人如老朋友般互相打声招呼。捏面师傅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向我露出笑容：“想做个什么样的？”我思索着，看着架子上憨态可掬的猪八戒、仙气飘飘的嫦娥，犹豫不决。祖父摸了摸我的头：“孙悟空吧，齐天大圣，威风着呢！”我点点头。老人应了声“好嘞！”取出面来，手指灵活地翻转。一捏，一搓，便捏出了个型儿。

一双手，一把刻刀，一根小木棍，竟然就可以成就齐天大圣的五官神态、衣袍动作。我拉着祖父的手，聚精会神地盯着老人手中的动作。夕阳将此景染成昏黄的色彩，暖洋洋地沉淀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在书房看着手中的“齐天大圣”，我怅然若失。我是从何时起放开祖父厚宽大的手掌，放开与祖父相伴的温暖时光？我有多久没有同祖父在一起了？回想起每次离开，祖父同我告别时那既无奈又渴望的眼神，我无语凝噎。

祖父看着我一天、一天地长大，却逐渐、逐渐离他远去。每一次回老家，他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，将一大堆吃的、喝的摆在我面前，但我却用疏离的背影向着他。

我又想起老家的小园，儿时我和祖父就在那里捉蝴蝶，种菜。常常是我调皮地跑得远远地去玩，只留祖父一人播种，填坑。我将祖父的草帽拿去盛刚摘下来的黄瓜，烈日下，祖父竟也不恼，只是怜爱地摸我发顶，轻拍几下。

我想起祖父曾为了买我最爱吃的桃酥，跑遍了一整条街；我也想起祖父十分宝贵的二胡，被我不小心弄坏，他却也只是轻拍了一下我的手背以示惩罚，仍打发我去玩；我忆起儿时夏夜，与祖父一起纳凉，我抬头看星星，而祖父手中的蒲扇，却一直在为我扇风……我的祖父，一直小心翼翼地呵护我，守护我。然而我却忙于融入新的环境，忙于和他人培养人际关系，忙于一些繁琐杂事，忙于我自己也说不明白的事情，忽视了他的感受。

我放下面人，决定明天一早就去看祖父，再拉着他去那条老街上找寻旧时的记忆。

微诗四首

□ 林斯琦

温润的麦田

北风卷着大雪在天地游荡
如果城市的夜恰好失眠
请前往故乡温润的麦田

霜华

当我良久忘却关于寒冷的感受
冬便不再四处躲藏
爽快赠我漫野动人的霜华

渐行渐远

我追随着家乡河流的去向，越走越远
此去经年，再回首
外婆仍留守在告别她的地方

人生况味

奶奶的话像煮开又放凉的白开水
一生的酸甜苦辣早已遍尝
什么情绪的佐料都不必再加



书巢记